

代

常振國・降雲編

歷代詩話論作家
(四)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歷

詩

話

常振國・降雲編

歷代詩話論作家

(四)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註冊商標

圖書目錄：030076-4 (82-20)

歷代詩話論作家〈四〉

編輯者：常振國降雲
發行人：張明弘
執行編輯：鄧海翔
編輯：陳敬介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三樓・電話／(02) 3820613
發行組：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八二巷一九號・電話／(02) 2252240
郵政劃撥帳戶：0018061-5號
臺北分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電話／(02) 3116829
郵政劃撥帳戶：1373264-3號
臺中分公司：臺中市市府路三十九號・電話／(04) 2201736
郵政劃撥帳戶：0286500-1號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電話／(07) 5210416
郵政劃撥帳戶：0044814-9號
總經銷：三友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27 巷 11 弄 17 號 5 樓
電話／(02) 2405600／2405707／2482395
排版者：文滙印刷資訊處理有限公司
印刷者：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 250 元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ISBN 957-16-0287-6
(套)957-16-0193-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歷代詩話論作家

第四冊 目錄

薛濤	一
柳公權	一
章孝標	二
徐凝	三
嚴維	五
韓愈	六
劉禹錫	一九
白居易	二六
李紳	四一
柳宗元	四一
姚合	四六
元稹	四七
賈島	五一

無可	五七
皎然	五七
項斯	六〇
張祜	六〇
劉言史	六三
朱慶餘	六四
李賀	六五
盧仝	七〇
劉叉	七二
許渾	七三
杜牧	七七
李商隱	八五
薛能	九二

皮日休	九三
李頻	九五
陸龜蒙	九五
李群玉	九八
韋莊	一〇一
司空圖	一〇二
韓偓	一〇四
秦韜玉	一〇六
鄭谷	一〇六
杜荀鶴	一〇八
溫庭筠	一〇九
方幹	一一一
花蕊夫人	一二二
和凝	一三三
李煜	一三三
孫光憲	一三三

權德輿	一一四
王禹偁	一一五
魏野	一一五
林逋	一一六
楊億	一二〇
劉筠	一二一
范仲淹	一二一
張先	一二四
柳永	一二五
晏殊	一二六
石延年	一二八
宋庠	一二九
宋祁	一二九
梅堯臣	一三〇
歐陽修	一三二
蘇舜欽	一三八

蘇洵		一三九
蘇軾		一三九
蘇轍		一六四
曾鞏		一六五
王安石		一六六
王珪		一七八
晏幾道		一七九
王令		一七九
道潛		一八〇
黃庭堅		一八一
秦觀		一九四
賀鑄		一九六
陳師道		一九六
晁補之		二〇二
張耒		二〇二
周邦彥		二〇四

葉夢得		二〇五
呂本中		二〇五
陳與義		二〇七
韓駒		二〇九
潘大臨		二一〇
李清照		二一二
曾幾		二二三
張孝祥		二二三
陸游		二二五
范成大		二二九
尤袤		二三〇
楊萬里		二三一
辛棄疾		二二三
陳亮		二二四
劉過		二二四
劉克莊		二二八

姜夔		一三四
徐照		一三四
翁卷		一三五
趙師秀		一三五
戴復古		一三六
謝枋得		一三八
文天祥		一三八
謝翱		一四二
黨懷英		一四三
元好問		一四四
劉因		一四九
楊載		一五一
虞集		一五二
貫雲石		一五七
張翥		一五八
王冕		一五九

楊維禎		一五九
薩都刺		一六五
顧瑛		一六六
劉基		一六八
高啟		一七〇
楊基		一七四
張羽		一七七
徐賁		一七八
楊士奇		一七九
于謙		一八〇
李東陽		一八一
袁凱		一九一
瞿佑		一九三
高棅		二〇〇
林鴻		二〇二
祝允明		二〇四

唐寅	三〇七
李夢陽	三〇九
何景明	三一六
徐禎卿	三二〇
邊貢	三二三
康海	三二五
王九思	三二七
王廷相	三二八
李攀龍	三二九
王世貞	三三六
鍾惺	三三九
譚元春	三四〇
宗臣	三四一
謝榛	三四四
楊慎	三五七
常倫	二六二

徐渭	三六三
王世懋	三六四
程嘉燧	三六五
錢謙益	三六六
馮班	三六七
吳偉業	三六八
杜濬	三七三
王夫之	三七五
屈大均	三七五
申涵光	三七六
宋琬	三七六
施閏章	三七七
王士禎	三七八
劉体仁	三九三
查慎行	三九四
趙執信	三九六

朱彝尊	三九七
陳恭尹	四〇〇
梁佩蘭	四〇〇
徐 軌	四〇一
顧貞觀	四〇一
沈德潛	四〇二
後 記	四〇三

薛 濤（？—約公元八三四年）

《逸老堂詩話》

一、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妓行一字令。乃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押韻。」公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爲西川節度使，尚使一沒梁斗至於窮，酒佐有一條椽兒曲，又何足怪？」駢亦爲之哂焉。（卷下）

《升庵詩話》

二、「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濤有詩集，此首不載。（卷十四）

柳公權（公元七七八年—公元八六五年）

《溱南詩話》

薛 濤·柳公權

一、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爲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渴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爲然。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愠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強勉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容得順適於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於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諫邪？（卷一）

《藝苑卮言》

二、柳誠懸「淚痕」之詠與虞永興「調慙」詩絕相類，不唯見人主親狎詞臣，邇時秘密，亦所不避。（卷八）

章孝標（唐詩人）

《四溟詩話》

一、章孝標下第曰：「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後及第曰：「馬頭漸入揚州路，爲報

時人洗眼看。」其量狹大類孟郊。（卷二）

《升庵詩話》

二、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於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撚斷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韓、柳爲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真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真處裊中之蟲也。二派見《張洎集》序項斯詩，非余之臆說也。（卷十一）

徐凝（唐詩人）

一、參看李白一六。

章孝標·徐凝

《頤山詩話》

二、徐凝《瀑布》詩，自謂得意。張祜「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足稱佳句。凝曰：「美則美矣，何如老夫，『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潘若沖《雅談》亦謂凝《瀑布》詩膾炙人口。至東坡始不然之，曰：「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謂爲惡詩，似過，然語意鄙俗，未足爲佳。而凝之自負與時之膾炙者，何也？然凝詩亦有好處，如「遠客遠遊新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又「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亦佳句也。

《四溟詩話》

三、詩有簡而妙者，徐凝「千古還同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不如劉友賢「飛泉界石門」。(

卷二)

《升庵詩話》

四、「水色簾前流玉霜，漢家飛燕在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徐凝詩多淺俗，《瀑布》詩爲東坡所鄙，獨此詩有盛唐風格。(卷七)

五、參看白居易五一。

嚴 維（唐詩人）

《漳南詩話》

一、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爲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繫花，而春水慢不繫柳。」苕溪又曰：「不繫花而繫塢。」予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爲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苕溪以爲得其膏肓，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於理，若必以常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卷一）

《四溟詩話》

二、劉貢父評嚴維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何須柳也。」此聯妙於狀景，華而不靡，精而不刻，貢父之說鑿矣。（卷二）

《升庵詩話》

三、嚴維詩：「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謂之當句對。（卷七）

《峴傭說詩》

四、景中有情，如「柳塘春漫，花塢夕陽遲。」（十一）

《歷代詩話考索》

五、《中山詩話》謂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爲未善。夕陽遲繫花，春水漫不須柳也。夫柳塘之下，自春水瀾漫，何可瑕疵？

韓愈（公元七六八年—八二四年）

《溱南詩話》

一、退之《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世皆以爲工。予謂雪者，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車馬而見耳，「隨」、「逐」二字甚不安。歐陽永叔、江鄰幾以「塢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真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之之意也。

二、退之《謁衡岳廟》詩云：「手持盃玆導我擲，云此最吉余難同。」「吉」字不安，但言靈應之意可也。（卷一）

三、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語詞耳。遂以爲日月之名，既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興相催逼，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老杜又有「童卯聯居諸」之句，何也？（卷一）

四、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邪？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卷一）

五、孔毅父《雜說》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既而晚年有聲伎，罪李於輩諸人服金石，而自餌硫黃。陳後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小人也。紅裙之譏，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近婦人爲諱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爲口實邪？其罪李於輩，特斥其燒煉丹砂而祈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禁哉？樂天固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則公亦因病而出於不得已，初不如於輩有所冀幸以致斃也。抑前詩復有「盤饌羅臚輩」之句，以二子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卷一）

《木天禁語》

六、韓、杜沉雄厚壯，學者不察，失於粗硬。

《吳禮部詩話》

七、參看盧全一。

八、方崧卿《韓文舉正》後有附錄等，哀集後人有及韓公事甚悉，而李商隱讀韓詩甚壯偉，獨不及載，何也？王伯大所刻本音釋中載之。

九、參看杜甫二三。

《歸田詩話》

十、參看李白一〇。

十一、昌黎作《平淮西碑》，既已登諸石，憲宗惑於讒言，詔斫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在當時莫能別其文之高下也。及東坡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公論始定。然李義山與昌黎相去不遠，其《讀淮西碑》長篇至五十餘句，稱讚備盡，則是非不待百年而已定矣。（卷上）

十二、昌黎《陸渾山火》詩，造語險怪，初讀殆不可曉，及觀《韓氏全解》，謂此詩始言火勢之盛，次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剋相濟之說也。題云《和皇甫湜用其韻》。湜與李翱皆從公學文，翱得公之正，湜得公之奇。此篇蓋戲效其體，而過之遠甚。東坡有《雲龍山火》詩，亦步驟此體，然用意